

郭實獵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郭文婷 *

摘要 郭實獵憑藉其良好的語言能力和寫作能力，編輯、出版大量有關西方的書籍，創辦中文報刊，並首創新式女子學堂，為西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與此同時，郭實獵在《中國叢報》和其他英文刊物上針對中國的政治、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歷史等問題發表了數十篇文章，為漢學在近代西方的發展提供了契機，轉變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為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關鍵詞 郭實獵；西學東漸；東學西傳；中西文化

中國與西方的交往由來已久，但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卻開始於十六世紀。在中國歷史上，中西文化有實質性交流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肇始於明末清初，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在宣揚基督教教義的同時向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地理、數學、哲學等科學知識。此階段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上層知識份子，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化、制度等持讚賞態度。第二階段發端於十九世紀初基督新教在中國的傳播，以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或 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 亦名郭士立、郭實獵）等新教傳教士為代表人物。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繼續沿用利瑪竇等耶穌會士以輸入西學為手段傳播基督福音。與前者相比，新教傳教士一方面通過開辦新式學堂、創辦中文報刊和出版中文著述等方式向中國傳播西學；另一方面則通過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評介中國文學作品和研究中國社會狀貌，而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歷史文化，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本文通過分述郭實獵在“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方面的重要貢獻，集中評析郭實獵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影響。

一、投身“西學東漸”

為了消除中國人的固有觀念，郭實獵憑藉其良好的語言能力和寫作能力，編輯和出版了大量有關西方的書籍，創辦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西方的歷史、地理及政治制度等，並首創新式女子學堂，為西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

（一）創建女塾

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裡，由於重男輕女現象的盛行，中國女子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家庭中都處於卑微的地位，她們始終不能完全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到了明代末年，隨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宣傳，“才”與“德”被完全對立起來，於是，絕大多數女子自幼起就沒有接受教育、讀書識字的意識，作為父母家長的更是不願讓其接受教育。對此現象，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曾作出這樣的比喻：“中國人認為教女兒讀書就像是把自家的種子撒到別人地裡，更像是把一條金鏈子拴在別人家狗的脖子上，主人一吹哨，金鏈子連同小狗就會一同跑掉了。”¹ 郭實獵在與中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亦發現中國人對女子的不重視。他觀察到，在中國，“問任何一個男人是否有女兒，是一種極為粗魯的標誌。無論是政府還是聖人的道德格

*郭文婷：暨南大學珠海校區圖書館助理館員。

言，均未對這種邪惡的習俗說不。父親在孩子們的生活中具有權威，並按照他自己的意願任意處置他們。男孩能夠享受更多父母的愛。他們的出生被認為是家族裡最重大而且最幸運的事情之一。他們很大程度上被溺愛和放縱，……而同時，一直存在着對女性的正常販賣。”²為了改變中國人重男輕女的觀念和使女子接受教育，郭實獵希望通過建立一所女塾這種辦法來減輕這一現象的發生。然而，由於受辦學資金、場地、教師等原因的制約，郭實獵建立女塾的夙願也經歷了頗多波折。

1835年9月，郭實獵與其夫人沃恩斯多爾（Warnstall）接受“在印度及東方之婦女教育促進會”（The Ladies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資助，在澳門創建了一所女塾。1836年11月，由英美傳教士和商人聯合募捐籌款成立的“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予以經費資助。根據1838年馬禮遜教育協會的年會報告，馬禮遜教育協會將“每個月發放15美元，再加上每月11美元的私人贊助，總計一年312美元”³，用以維持澳門女塾的日常運作。

雖然澳門女塾在1835年9月就已經創辦，但它的生源一直都不穩定。雖然是一所女子學校，但也有男童在裡面讀書。1835年開學之初，學校有12個女孩和兩個男孩；在最初的兩年，“學生人數基本維持在15-25人左右，平均20人。”⁴到了1838年，根據馬禮遜教育協會年會報告記載，“有16個男孩和五個女孩，他們都住在學校裡，並由學校提供食物和衣服”⁵。儘管澳門女塾全面負責學生的衣食住行，但學生還是很容易流失。“很多女孩僅在學校學習了幾個月就被領走，幾乎沒有一人能學習一年以上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男孩身上。只要這些男孩一旦學習了一些中國經典和掌握一些一知半解的英語後就會被他們的家長領回家，成為父母賺錢的好幫手。到目前為止，沒有承諾，沒有抗議能夠阻止這些現象的發生。只有五至六個學生能堅持在學校學習兩年以上。”⁶

儘管如此，郭實獵和他的夫人沃恩斯多爾仍然堅信只要他們持之以恆，學校可以發展得越來越好。對於課程設置，學校採取中西結合的方式。“這些小孩按年齡分為三個班級。”⁷在英語教學上，主要由沃恩斯多爾負責，同時還有一位葡萄牙人助教教習學生閱讀與寫作。“當第一個班在上地理、歷史和寫作課時，第二班開始學習閱讀和寫作，第三個班則安排閱讀課程。除此之外，他們還需閱讀《新約》。在中文教學上，在一位當地老師的教導下，他們學習進步得很快。”⁸除此之外，郭實獵還會“每週四次用中文考察他們的學習狀況，用英語上課”⁹。

澳門女塾共辦學五年，因受1839年林維喜事件影響，澳門女塾被迫停止辦學，後合併於馬禮遜學校。雖然澳門女塾僅僅創辦了五年，但它對中國近代教育歷程有着重大的意義。首先，結束了中國女子無學校教育的落後狀態。澳門女塾雖然規模很小，辦學條件很差，但它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女子學校，開創了我國女子學校教育的先河。其次，對後來的女子新式學堂起借鑑作用。其後西方傳教士所建立的女子新式學堂，均採取中西結合的課程設置。再次，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第一次在中國境內建立女子新式學堂，使國人認識到除了傳統的私塾，學校還可以是這種形式辦學的。同時也為近代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人才。

（二）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郭實獵在中國沿海傳教時，誤認為中國人文化水準不高，且有盲目排外的思想。針對此情況，郭實獵就曾提出要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化，從而消除他們排外的思想。為此，他1833年8月在廣州創辦了中國境內較早出版的近代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該刊力圖證明西方並不是如中國人所想像的蠻夷之邦，因此，其內容涉及到各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和廣州外貿等方面。為了方便中國讀者閱讀，郭實獵採用了中國線裝書式裝訂，在編輯方法上也儘量拉近與中國讀者的距離。

傳教佈道

首先，引用大量儒家經典。如在癸巳年六月的創刊號（1833年6月）上的序言中，郭實獵為引出傳播西學的目的，首先借用孔子《論語》中的一段話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¹⁰ 他認為中國人要勇於接受外來文化。緊接着，郭實獵提出西方文化只是有別於中國文化的一派，不存在優劣之分：“蓋學問渺茫，普天下以各樣百藝文滿，雖話殊異其體以而矣。人之才不同，國之知分別，合諸人之知識，致知在格物，此之謂也。”¹¹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次，曉之以理，循序漸進。如針對中國人的排外心理，郭實獵先是說明來華之西人皆是排除萬難，從遠方而來，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自稱，必能以禮相待：“（外國人）先到盛地必過茫海，難尋其涯涘。風暴海混茫，際天冥晦頻數臨危。既是如然，不為遠萬里而來通市。故兄輩應以禮待之，並視之如遠客也。”¹² 接着，郭實獵又強調西人雖是從遠方而來，但並非“蠻夷”：“夫遠客知禮行義，何可稱之夷人，比較之與禽獸待之如外夷？嗚呼遠其錯乎，何其謬論者歟？允待人必須和顏悅色，不得暴怒驕奢，懷柔遠客，是貴國民人之規矩，是以莫若稱之遠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國的人，或以各國之名，一毫不差。”¹³

再次，採用中西對比法。《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刊後，有一固定的板塊是講述東西方的歷史。為此，郭實獵採取中西對比法，從中國的“漢土帝王歷代”到“明紀”，郭實獵記載了各個時期中國的發展變化。與之相應的是西方世界的“西天古傳歷記”到“英吉利哪耳慢朝”。而且從內容排版上，我們可以看到郭實獵是將每個時期中國與西方的發展變化放在一起的，透過這種上下對比的方式，使讀者一目了然。通過這樣的方法，使中國人了解到西方並不是所謂的蠻夷之國，西方也存在着悠久的歷史和文化。除此之外，郭實獵還介紹了世界各國之地理與歷史，並附有地圖作為補充說明。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作為一本向中國人傳播西學的報刊，其內容包羅萬象，涵蓋天文、地理、歷史、經濟、政治、時事新聞、動物學等方面。例如，天文方面，糾正了當時一些錯誤認識：如日食是在月球運行至太陽與地球之間時發生的一種天文現象，並不是天狗食日；為了增加說服性，郭實獵還用圖像對此進一步解說。除此之外，該刊還介紹了節氣與黃道十二宮的關係、經緯度、日長短等基本天文知識。經濟方面，自癸巳年十一月起，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最後都附有當時的商品買賣的市價表，還發表《通商》《貿易》等數篇文章闡釋中西貿易的重要性。時事新聞方面，基本以西方各國的新聞為主，其中穿插一些中國當地的報導。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聞大多都是郭實獵等人從來華貿易外國船隻的船員的口中得知。因此，新聞的真實性有待考察。另外，由於路程較遠，所以這些新聞已不是時事新聞，充其量只能算是舊聞。除此之外，郭實獵還介紹了當時西方的科學技術，如吹氣船、火蒸車等。

雖然《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共出版了39期，期間還曾經因為經費和時間等原因而出現停刊和復刊等問題，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創辦對近代中國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首先，在中國報刊史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境內最早創辦的中文期刊之一。戈公振認為，“此報發刊於中國境內，故我國言現代報者，或推此為第一種”¹⁴。其次，為後來傳教士創辦中文報刊提供了新模式。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之前，傳教士創辦的報刊大都以宣揚宗教為主，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則以傳播西學為主，宗教在這份報刊中僅是隱晦地提及。再次，這份報刊開闊了當時中國人的視野，使得一些知識份子開始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甦醒，意識到自身存在的不足。更值得一提的是，魏源、徐繼畲等人在撰寫《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內容。

（三）出版西學中文著述

由於中國方言眾多且語音複雜，西方傳教士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摸索了一條適用於中國的道路：文字傳播。馬禮遜之後第二位來華的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是這樣評價文字的重要性的：“在每一種優雅的文字中，利用該文字出版書刊以傳播人類和神明的知識，對所有讀者來說，都是明顯有效的。至於用中文出版的書刊，也許要比任何別種文字更能有效地與中文讀者溝通，因為中國能看書的人，其比例遠比人類的其他民族大得多。我發現中國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語音各異，常常無法互相交談，唯一的辦法是可以寫中文字和別人交流。因為中國的書寫文字是全國統一的，利用寫中國字的辦法可以和任何講方言的中國人溝通，這是中國的特點。”¹⁵ 因此，出版西學中文著述成了傳教士介紹西方的一種有效辦法。郭實獵除了創辦報刊外，更是出版了一系列關於西學的中文著述。郭實獵一生共出版 61 本漢語著作，其中有八本是介紹西學的，分別是《大英國統志》《是非略論》《古今萬國綱鑑》《萬國地理全集》《猶太國史》《制國之用大略》《貿易通志》和《萬國史傳》。按其屬性，可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介紹西方國家的一些基本情況，如歷史、地理、氣候、物產等方面。內容涉及英國、以色列、猶太國、埃及、希臘、斯巴達、雅典、波斯、古巴比倫等國家地區，其中以英國的介紹最為詳盡。另外，《古今萬國綱鑑》《萬國地理全集》和《猶太國史》的內容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發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只是將其整理出版成書，方便中國讀者閱讀。

第二類，介紹西方國家的各項制度，主要是以英國為例。《大英國統志》一書介紹了英國的政治制度、軍事情況、國內收支、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內容。《制國之用大略》一書全面論述了一個完整政治體系所需的原則，包括貨幣、軍事、教育和財富等內容。《貿易通志》一書則專門論述了貿易的重要性，並介紹了世

界各國的貿易狀況、貿易法規、匯率、關稅等內容。

第三類，糾正一些中國人對外國的錯誤觀念。郭實獵在其出版的中文著述中，喜愛用親身經歷和對話形式糾正當時對西方的人和事的一些錯誤觀念。比如，中國人認為，“紅毛人為夷，不知有國家帝君乎。已聞知夷猶禽獸，非知五倫之理，若鳥飛獸走，寓穴掘土，任意食草谷，男女亂媾，上無神，下無君也。”¹⁶ 郭實獵則借葉生（《大英國統志》中遊歷過英國的人）之口如是說：“雖然本國無地理之文，無外國之史，卻看駐廣州的外客，一定露出其國之體面。若論務藝手段，只閱其甲板。尚然不知漢文，卻有本話詩書文章，比較本國之學問，非異矣。雖然外國的話與唐人的語不同，外人也有其所可取。惜哉我未學習國人之道理，故此藐視且輕忽之，蓋有所缺。”¹⁷

隨着一批西學書籍的出版，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沒有自己宣傳得那麼強大，西方也沒有自己想像得那麼落後，那麼不堪。相反，隨着時代的變化，西方有些方面已超越中國，一批沉溺於天朝上國、地大物博美夢中的中國知識份子開始睜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更是得到其時開明知識份子階層的支持。

二、致力“東學西傳”

除了向中國傳播西學外，郭實獵還致力於“東學西傳”，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社會文化。為此，郭實獵對中國歷史文化、語言文字、文學作品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並在英文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有關中國研究的文章，其中就涉及到歷史、語言、文學作品等方面，為漢學在近代西方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一）介紹中國歷史文化

一般來說，要想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辦法是從了解它的歷史文化開始。因此，西方

傳教佈道

傳教士一方面為了更好地傳播基督福音，另一方面為了使西方國家更好地了解中國，他們通過出版英文書籍用以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郭實獵也不例外。他撰寫一系列英文著作和文章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其中專門論述中國歷史的有《中國簡史：古代和近代外國與中國的交流和貿易回顧》（*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中國皇帝康熙小傳》（*Memoir of Kang-hi, Emperor of China*）、《中國已故皇帝道光的生平》（*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在《中國簡史》一書中，郭實獵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四個時代，分別是神話時代、遠古歷史、中世紀歷史和現代史四個部分。神話時代是指三皇五帝和堯舜時期，遠古歷史時間斷為西元前2207年至西元220年，歷經夏、商、周、秦、漢五個朝代。中世紀歷史是指西元266年至1368年，講述西晉、東晉、南朝的劉宋、南齊、南梁、隋、唐、五代、宋、元等各朝歷史。現代史是指1368年至其著述時代，歷經明、清兩朝，其中以清朝講述最為詳細。在講述各個朝代的歷史時，郭實獵採用各朝皇帝年號作為時間順序論述的。雖然郭實獵承認中國是個擁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古老的國家，但他對神話時代和夏、商兩朝的歷史表示懷疑。郭實獵認為“他們的國家存在於大洪水之前，甚至是我們創造世界之前。這和古印度、古希臘的神話故事一樣是誇張且毫無根據的”¹⁸。另外，由於中國人好古的傳統，郭實獵認為神話時代和夏、商的歷史是由孔子編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激勵國民更尊敬他們”¹⁹。郭實獵注重現代史的論述，尤其是清朝歷史，用了將近一百頁來描述清朝的發展。除此之外，在《中國已故皇帝道光的生平》一書中，郭實獵更是把道光皇帝統治的時代稱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蒸汽機的改良縮短了中國與歐洲的距離，增強了歐洲思想的影響：這將不可能阻止他們的接近，這是他們必須接受的結果。那個潛移默化的緩

慢進步的人類競賽時期已過去，大事件、快速非凡的進步將被期待，即使是在最閉塞落後的中國人也會捲入其中，快速發展。”²⁰

除了出版著作專門論述中國歷史外，郭實獵還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了數篇評論中國歷史的文章。雖然郭實獵贊同在中世紀時期中國的文化是較先進的，在1839年郭實獵寫給友人約翰·沃恩（John Vaughan）的信中也提及到“在早期，中國是東亞的文明中心，影響著所有東亞國家”²¹，但同時，他又認為中國歷史是一成不變的，缺乏生機。郭實獵認為“中國人思想的貧瘠源於所有年代的一致性”²²。另外，郭實獵認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持續且長久地擁有着一批歷史學家”²³。但對於這些中國歷史學家，郭實獵認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奉承之人，倘若出現一兩個特例的，他的聲音不是被壓制就是要等到改朝換代後由他的後人講出來”²⁴。因此，郭實獵主張對中國歷史再度重寫。吳義雄教授認為郭實獵重寫中國歷史的目的有二：一是對中國文明的再評價對於西方對華政策、態度的確定有着重要意義；二是為了打破傲慢史觀，有助於基督教在華的傳播。²⁵

郭實獵對中國歷史的介紹與重寫，一方面有助於西方進一步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有助於西方對中國歷史有個整體把握，便於西方對華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郭實獵寫作中提出了與一般傳統中國歷史學家不一致的看法，這些看法也使得後來中國學者開始反思，有助於中國新史學的構建。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實獵編寫的中國史，由於其自身學識水準的限制，加上為迎合西方讀者的需求，其內容顯然難以做到準確、客觀。

（二）翻譯中國文學作品

除了關注中國歷史外，郭實獵還熱衷於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郭實獵曾盛讚中國文學：“它可以很容易地認為，一個擁有幾千萬人口且書寫歷史長達兩千年的國家是極力鼓勵所有年代的文

人都有一本巨作。即便把古羅馬和古希臘所有作品加起來都沒有中國他們同時代的百分之一。”²⁶

郭實獵曾經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了數遍關於中國文學的作品。其中包括對《蘇東坡全集》《紅樓夢》《聊齋志異》《書經》《海國圖志》《三國志》等文學作品的介紹、翻譯和評論。在評價《蘇東坡全集》時，郭實獵將蘇東坡稱為“扭曲的天才”²⁷。在介紹《海國圖志》時，郭實獵是這樣評價的：“在中國的文學史上，還沒有一部書可以與之比擬。這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外國風物，政治、歷史、科學、宗教等等方面的文摘，是一部編纂物。”²⁸對於歐洲讀者很少關注中國的儒家經典，郭實獵給出的答案是：“這些書裡沉悶的語言、重複着一些沒有新意的老話，這導致外國讀者對此不感興趣。但從來沒有一本書能像這樣得到這麼多的追隨者，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閱讀，奉為經典。”²⁹除此之外，郭實獵還用較長的篇幅討論中西方文學作品的比較問題。在郭實獵看來，西方國家由於語言文字不統一，翻譯古老殘舊手稿要花費大量的腦力和體力，而且出版以後由於失去原有的韻味而不受讀者歡迎，而中國就不存在此方面的問題。由於中國語言文化等具有傳承性，所以無論書（特指中國儒家經典）的好壞均能找到出版商為其出版，並且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崇。雖然郭實獵試圖將中國經典文學作品介紹給西方讀者，但是在其文章中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問題。一是經常出現張冠李戴的現象。如關於《三國志》，郭實獵就把《三國志》與《三國演義》混為一談，認為是一本老少咸宜的通俗讀物；關於《紅樓夢》，郭實獵一度把賈寶玉認成一個女孩；關於《海國圖志》，郭實獵誤將其作者以為是林則徐，並對林則徐進行了較長篇幅的介紹與評論。而這些均屬於常識性錯誤，在翻譯過程中是不應該出現的。二是誤判中國經典的文學價值。如郭實獵在評價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紅樓夢》時，認為《紅樓夢》講述的是一個乏味的故事，且“文體毫無藝術性可言……如果僅是要熟悉北方官話的說話方式，可以仔細閱讀此書，這對你將有很大說明”³⁰。郭實獵對

《海國圖志》的評價是，“雖然地理是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但歷史、傳說和錯誤的表述也佔了許多篇幅。在文筆方面它最多只能算平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只不過是一本譯作。它的文字表達清楚明確，這是無懈可擊的，但在同時，除了對那些渴求知識的人以外，它沒有甚麼吸引力。”³¹三是帶有西方優越感看待中國文學作品。雖然郭實獵一開始就提及那些文學作品在中國擁有很高的地位，但在文中卻極力貶低它們的文學價值和藝術成就。儘管郭實獵等西方傳教士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不詳盡也不準確，但也正由於他們的翻譯，使得很多中國文學作品第一次大規模地走進西方國家的視野，使西方人第一次感受領悟到中國文化的魅力，加速了早期西方漢學的發展。

（三）研究中國社會狀貌

郭實獵在1834年出版《中國簡史》一書後，1838年又分上下卷出版了《開放的中國：或中華帝國的地方志、歷史、習俗、禮儀、藝術、製造業、貿易、文學、宗教、法律體系等大觀》（*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在《開放的中國》一書中，郭實獵分章節較詳細地論述了當時中國的各方面的社會狀況。其主要內容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狀況、地理、歷史、文學、語言、習俗、宗教、法律等各個方面，力圖向讀者展現一個完整的中國社會狀貌。有學者認為把《中國簡史》和《開放的中國》結合起來，就是“一部小型的中國百科全書”³²。政治方面，從一開始，郭實獵就強調“中華帝國的制度是宗法制，這無疑是政府最自然和最優秀的模式，但一旦大規模的運用，這將降低它的執行力”³³。接着，郭實獵描述中國封建主義君主專制主義制度是怎樣形成發展的，“和其他專制國家一樣，它們首要原則就是要個人幸福服從於社會幸福，並受君主的喜好的支配。然而，這種制度在西亞地區被人們以各種方式成功推翻，但

傳教佈道

在中國卻是行不通的。長久的經驗告訴中國的統治者只要按着以前的行為模式就一定會獲得成功，而被統治者也習慣於毫無怨言地接受這種模式。”³⁴而對於此現象的形成，郭實獵認為是“中國人的孝道傳統要求他們對晚輩要親善和睦，對上級要尊敬服從”³⁵。除此之外，郭實獵還對中央的行政機構、督察院、省政府給予評介，其中以六部最為詳細，每一部都有專門章節論述評介。與此同時，郭實獵還認為中國的行政與立法權力不分，導致中國出現官員受賄成風等問題。社會習俗方面，早在中國沿海遊歷時，郭實獵就發現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氏族社會。“在中國大約有 454 個姓氏並且分成很多氏族……所有同屬一個氏族的人都把族內的其他人當作兄弟姐妹，仿佛有着血緣關係的紐帶，他們之間存在着一種無聲的協定，要求族人互相說明。”³⁶因此，為了更好地和中國人交流，郭實獵在暹羅時就已歸宗於當地的郭氏宗族。與早期耶穌會傳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格魯閒（Grosier）等極力讚美中國的方式不同，郭實獵在中國傳教的過程中卻發現中國並不如他們敘述那般美好，相反，他看到了中國的另一面。首先，郭實獵發現，中國人在特性上，“財富、長壽和男孩被認為是人們最幸福的事”³⁷。另外，郭實獵認為“由於人們的思想被禁錮，他們變得畏縮不前和阿諛奉承，同時由於在政府的壓迫下，人們為了自保而只能採取欺騙和各種各樣不誠實的做法。”³⁸其次，郭實獵認為，中國並不如宣傳般的物阜民豐。通過調查，他發現，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不高，不僅遠遠低於歐美等國，而且不注重營養搭配。據他記載當地居民的生活：“他們每日的食物幾乎一成不變，都是米飯，伴以幾樣蔬菜作為小菜。除非公休日，肉類很少出現於多數普通百姓家中；即便是貴族階層，其消費的肉品量也比歐美地區的平民要少。”³⁹再次，郭實獵看到，中國普遍存在着一些封建陋習，如溺女嬰現象嚴重。他不止一次提及並譴責中國的溺女嬰現象。如在廈門，“在海灘上，我們被一個漂亮的新生嬰兒剛剛被殺死的景象所震驚。我們詢問一些旁觀者這樣做意味着甚麼。他們冷淡地回答道：‘只是一個

女嬰而已。’在該地，女嬰剛生下來就會被即刻淹死，是很普遍的習慣。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有聲望的家族很少願意承擔撫養這些無用女嬰的麻煩。他們認為自己是孩子生命的主宰者，並且當他們預見孩子們的未來僅是承擔痛苦時，便有權利使他們離開這個世界。”⁴⁰對於這種非人性的行為，郭實獵認為這是中國人重男輕女觀念所導致。宗教方面，在郭實獵看來，中國人的宗教觀很奇怪。一方面，他認為中國人對宗教是漠不關心的；另一方面，“儘管中國人對他們所崇拜的偶像感到消極失望，他們還是十分重視各種偶像崇拜的儀式的排場和浪費大量財力物力去建造寺廟”⁴¹。另外，郭實獵為了宣揚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極力貶低中國本土宗教，特別是佛教，他認為民眾的行為都是愚蠢迷信的。除此之外，郭實獵對當時中國發生的大事件也予以評論。如對鴉片戰爭的爆發，郭實獵就無理地指責林則徐為這次戰爭的直接肇禍者，由於“他（林則徐）的粗野、卑鄙、殘酷、無情、可惡、固執和對外交基本原則的無知，他把他的國家驅趕進了一場殘酷的戰爭之中，其後，在那危急的時刻，成了一個孤立無援的小孩。”⁴²從郭實獵的言論裡，充分表現出其西方優越感，以及所代表的西方強權者立場。

郭實獵關於中國社會現狀的研究，為西方國家打開了一扇獲悉中國訊息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可以了解到中國其時的狀貌。儘管郭實獵的這些訊息不全面，甚至很偏頗，但對西方國家來說已是彌足珍貴，促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

三、郭實獵文化活動之影響

郭實獵良好的語言天賦和寫作能力使其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關於西學和漢學的文章與書籍，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兩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既給當時的中國社會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同時也帶領西方讀者體驗東方文化獨特性，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

（一）向中國傳播西學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一直自詡為“天朝上國”、物阜民豐，並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基本上斷絕與西方世界的交往。然而此時的西方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等方面都有跨越性的進步。進入近代社會的西方國家急切要求打開中國的大門，但迫於清政府的各項禁令而一直躊躇不前。為了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的觀念，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想到通過傳播西學來打開中國的大門。因此，以郭實獵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通過創建學校、創辦中文期刊和出版西學中文著述等方式向中國人宣揚西方思想。毫無疑義，郭實獵等人通過這種方法確實也達到了一定成效，一部分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自身的不足，開始反思中西方存在的差距，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在政治上，郭實獵通過創辦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出版中文著述，介紹西方的政治制度，使中國人第一次意識到除了封建主義君主專制制度以外，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政治制度。徐繼畲在其所著的《瀛寰志略》就曾專門介紹西方的兩院制度。徐繼畲還盛讚華盛頓：“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⁴³可見徐繼畲等開明知識份子已開風氣之先。在科學技術上，隨着郭實獵等人對西方科學技術的介紹，特別是火氣船、火蒸車的介紹，使中國開始意識到世界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手工時代。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使得一批開明知識份子開始睜眼看世界，提出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改變中國落後的局面，並由此開啟了中國科技近代化的學習之路。

在教育上，郭實獵在 1833 年創辦澳門女塾，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子學校，結束了中國女子無學校教育的落後狀態。雖然其創辦地點在澳門，但其辦學過程所採用的中西結合課程設置為後來西方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所沿

用，也為中國人創辦的新式學堂提供了借鑑作用。在觀念上，郭實獵通過介紹世界各國歷史與地理，試圖讓中國了解西方並不是他們所以為的蠻夷之國，西方人更不是他們口中所說的蠻夷。另外，郭實獵還介紹了“公班衙”（Company）等經濟概念。雖然以郭實獵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傳播西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在華傳播基督福音，但從客觀上來說西學的傳播對中國社會有着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儘管傳播的方式、範圍、物件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限制，但正是因為西學的傳播使得一部分中國人開始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清醒。

（二）向西方介紹中國社會狀貌

在十九世紀以前，西方對中國的了解大多是依靠早期來華旅行家和耶穌會傳教士所寫的關於中國的遊記，但這些著作大都是對中國頗為讚賞的。然而，隨着時間的變化，經濟的發展，新教傳教士來華後卻提出了與耶穌會傳教士不同的看法。以馬禮遜為首的新教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發現，中國並不如耶穌會傳教士所說的那般美好。郭實獵更是衝破清政府的禁令，到中國北方港口遊歷。郭實獵根據其在中國的經歷，寫成《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1831，1832，1833 年》《開放的中國》等介紹中國社會狀貌的書籍，試圖構建一個嶄新的中國形象。郭實獵的這種做法受到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並引起巨大反響。1835 年 7 月，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羅賓臣爵士（Sir G. B. Robinson）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現在，我榮幸地把郭士立牧師所寫的一系列文章或評論中的第一篇送呈閣下。我在承擔此項職責後，立即充分感受到傳送關於這個國家的一切情報具有很大的重要意義，所以要求郭士立先生向我提供任何可能證明很重要或有興趣的消息，因為我相信沒有任何人能夠像這位先生具有這麼好的資格，閣下必定知道，他也許比至少是現代的任何其他歐洲人具有更引人注目的和有利的機會進行觀察，從而形成了一些意見。……那個人無視文明生活的所有享樂和舒適，不僅乘坐歐洲船隻訪問了沿海，而且採用這些人們的衣

傳教佈道

着和習慣，更令人驚訝的是採用了他們的語言，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很熟悉地同他們交往，那些地方以前沒有任何歐洲人知道，而且現在也僅有少數幾個人知道。”⁴⁴

透過郭實獵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於耶穌會傳教士描述的中國形象。在郭實獵看來，中國不再是一個先進文明的強國，相反，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是一個落後腐朽的國家，到處充斥着愚昧迷信。由於信息的閉塞使得中國有些人盲目自信。同時，針對西方人關注問題，郭實獵亦提供了自己的見解。在經濟上，對於西方人一直頗為關心的問題——打開中國市場的可能性，郭實獵認為“中國人並不反對與外國人擴大來往，‘阿美士德勳爵號’的船員，到處受到最大的熱情和友好的接待；在福州府，在官員的默許下做了一些買賣，雖然頒發嚴令禁止這種行為。在各種情況下，政府都表明堅決反對，明確拒絕請求貿易的提議。他們又在船返回前後，屢次諭令委員會，催促立即將在沿海的幾艘船召回，並指令要下令不准再有這樣的企圖發生。這個政府隨處都表現出懦弱與無組織，雖然‘阿美士德勳爵號’駛入他們的港口，在每個港口都停留相當時間，在大多數的實例裡，他們都以明顯的尊敬與禮貌對待，因此隨後頒佈的諭令，無論如何必須推斷為地方政府的恐懼多於他們的好意。廣東方面收到這些諭令，照例聲明皇上水師已經把船驅離海岸，其實歷來要船駛走的惟一辦法，是請求或者聽從其便，而有一次是送一筆錢。”⁴⁵在軍事上，鑑於郭實獵對清政府軍事情報的搜集，使西方人認識到中國並非如自己所言那般強大，通過武力來打開中國大門也並非沒有可能。由於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了解極其有限，大多都是道聽途說，沒有多少人知道真實的中國，所以對中國既嚮往又恐懼。郭實獵關於中國狀貌的介紹，為西方國家打開了一扇獲悉中國訊息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可以了解到中國其時的狀貌。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實獵所提供的訊息摻雜着很多主觀與誇張的成分，有些帶有偏見，有的甚至是從不正當管道中獲得。所以，郭實獵所構建起

來的新的中國形象，部分迎合了當時西方國家的需要，使西方人意識到中國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美好、強大。

（三）加強中西文化交流

除了構建中國在西方的形象外，郭實獵等西方傳教士還致力於中西間文化交流。新教傳教士在來華之初，普遍都認為中西間的交流只停留在物質層面上，精神層面的交流很少。因此，為了加強中西文化交流，1832年，裨治文等傳教士在廣州創辦了第一份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該刊係當時西方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郭實獵當時亦是這份報刊的主筆之一。其實，早在十六世紀時，歐洲就曾經掀起過一次“中國熱”。那時候，在西方人看來，中國是一個政治清明、物阜民豐、擁有古老優秀文化的東方強國，他們對於中國的文化、藝術、生活等各方面都給予高度的評價。但隨着時間的變化以及經濟的發展，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特別是新教傳教士來華以後，歐洲風靡一時的“中國熱”已經逐漸消退，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有了根本性的轉變。西方人不再對中國抱以欣賞、羨慕的態度，取而代之的是輕視，認為東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同時，為了使當時訊息閉塞的中國人得到根本性的轉變，郭實獵等傳教士以著書立說、創建學校等方法傳播西學。一方面，郭實獵為推動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努力，分別是創建澳門女塾、創辦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出版一系列有關西學的中文著述。郭實獵向中國引進近代新式女子學堂，向中國輸入西方史地知識，向中國介紹西方政治制度，向中國傳播近代天文、科技知識。這對於當時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處於訊息閉塞的國家來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通過郭實獵的引進和介紹，使得一批開明的中國知識份子了解到近代西方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式學校的引進、近代科技知識的輸入，對近代中國的教育、新聞事業等方面的發展都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由此而引發了向西方學習的熱潮。

另一方面，郭實獵為推動漢學在西方的發展做了以下方面的努力：發表一系列文章評介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字、文學作品，並翻譯部分中國經典著作。郭實獵認為要想知道一個國家的文化，首先就要熟悉該國的語言。由於郭實獵極具語言天賦，懂得中國官話、福建話和廣東話，因此，郭實獵撰寫了一系列有關於漢語語法的文章，在 1842 年更是出版了一本專門介紹語法的書籍——《漢語語法介紹：第一部分——表音法及詞源》（*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郭實獵強調只有了解中國的語言體系才能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為此，他吸引了一批西方人學習中國語言。除此之外，郭實獵還把《紅樓夢》《三國演義》（郭實獵把《三國演義》和《三國志》混淆了）、《聊齋志異》等中國經典小說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其中，《紅樓夢》和《聊齋志異》更是首次被譯介到英語世界。郭實獵的這些努力推動了漢學在近代西方的發展。雖然郭實獵為加強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郭實獵帶有一種強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思想；他往往通過貶低中國文化來提高西方文化，用中國的封建落後來襯托西方的文明先進，試圖構建起“西強中弱”的形象。

註釋：

1. [美] 明恩溥：《中國鄉村生活》，陳午晴、唐軍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 207 頁。
2.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173.
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6, October, 1838, p.306.
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No.5, September, 1837, p.232.
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6, October, 1838, p.307.
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6, October, 1838, p.307.
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6, October, 1838, p.307.
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6, October, 1838, p.307.
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 No.6, October, 1838, p.307.
10.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本），癸巳六月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 3 頁。
11.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本），癸巳六月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 3 頁。
12.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本），癸巳六月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 7 頁。
13.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本），癸巳八月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第 23 頁。
14.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第 79 頁。
15. [英] 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顧長聲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35-136 頁。
16. 愛漢者：《大英國統志》，卷一，道光甲午年刻本（1834），第 3 頁。
17. 愛漢者：《大英國統志》，卷一，道光甲午年刻本（1834），第 4 頁。
18. Charles Gu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Vol.I, New York: John P. Haven, 1834, p.55.
19. Charles Gu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Vol.I, New York: John P. Haven, 1834, p.56.
20. Charles Gu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傳教佈道

- China: with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52, p.278.
21. Charles Gutzlaff, *Letter from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to John Vaughan, Esq., on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7, 1841, p.7.
 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II, No.2, June, 1833, p.74.
 23. *Chinese Repository*, Vol.III, No.2, June, 1834, p.53.
 24. *Chinese Repository*, Vol.III, No.2, June, 1834, p.54.
 25. 吳義雄：《中國叢報與中國歷史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80頁。
 26. *The China Mission Advocate*, Vol.I, No.8, August, 1839, p.229.
 27. *Chinese Repository*, Vol.X, No.10, October, 1841, p.554.
 28. *Chinese Repository*, Vol.XVI, No.9, September, 1847, p.419.
 29. *Chinese Repository*, Vol.III, No.3, July, 1834, p.97.
 30. *Chinese Repository*, Vol.XI, No.5, May, 1842, p.279.
 31. *Chinese Repository*, Vol.XVI, No.9, September, 1847, p.424.
 32.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頁。
 33.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I,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p.248.
 34.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I,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p.250.
 35.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I,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p.250-251.
 36.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p.472-473.
 37.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p.477.
 38.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ct.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I,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p.478.
 39.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208.
 40.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181.
 41. *Chinese Repository*, Vol.IV, No.6, October, 1835, p.272.
 42. *Chinese Repository*, Vol.XVI, No.9, September, 1847, p.418.
 43. 徐繼畲：《瀛寰志略》，宋大川校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301頁。
 44.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71頁。
 45. [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5卷），區宗華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頁。

